

KYOGOKU NATSUHIKO

京极夏彦作品

06

うたげの
したく
涂佛之宴

宴もたけなわ

日
京极夏彦

王花懋
译

下

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
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ぬりぼとけのうけ
うたげの
したく
塗佛之宴

宴支

日 京极夏彦
王在德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涂佛之宴: 宴之支度. 下 / (日) 京极夏彦著; 王
华懋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09686-8

I. ①涂… II. ①京…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5089 号

策划编辑 闫柳君
责任编辑 闫柳君
营销编辑 邓宇
封面设计 聂永真



世纪文景

涂佛之宴——宴之支度 (下)

[日] 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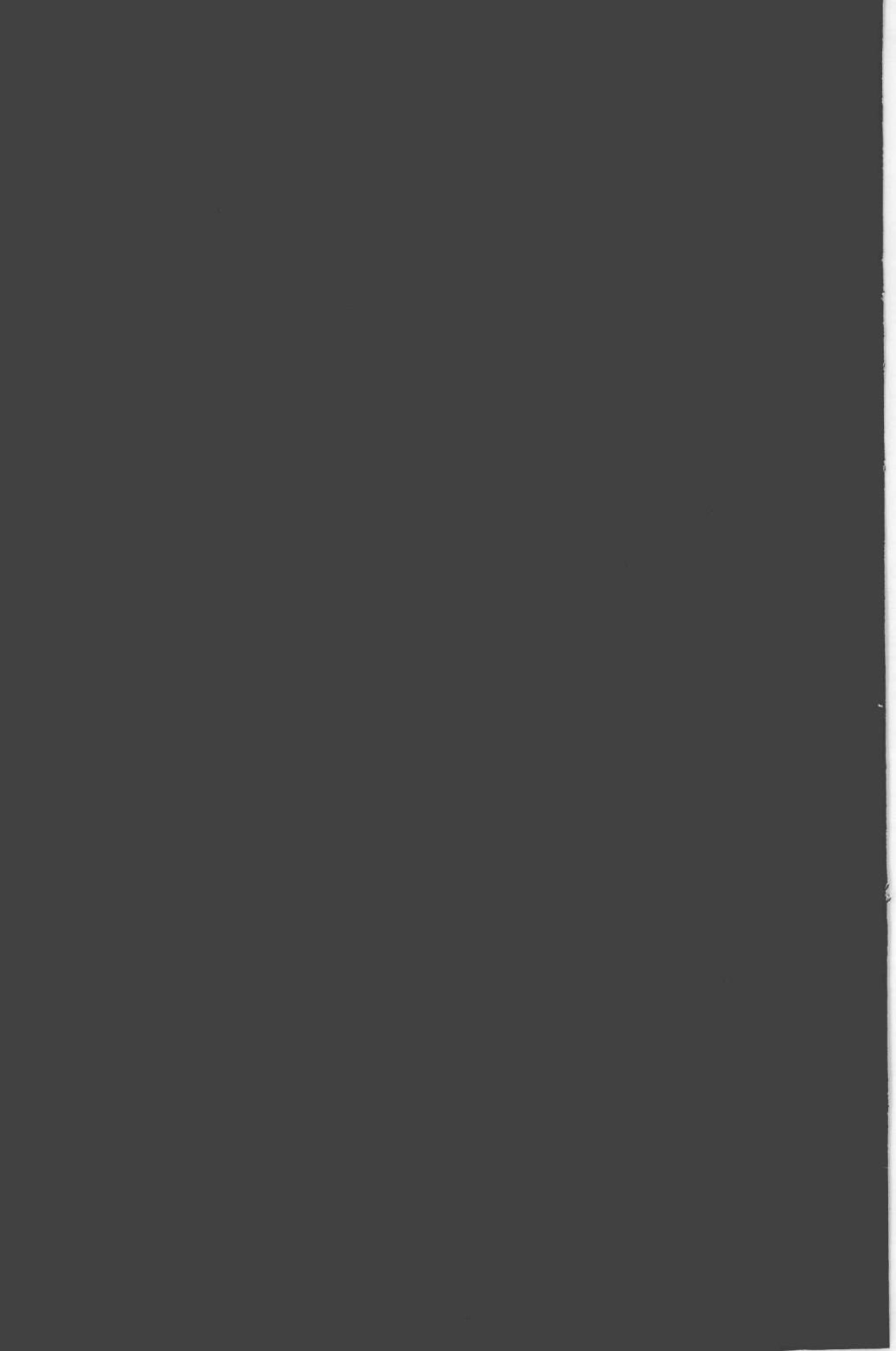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0,000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686-8/1·849
定价 29.00元

目录

哇伊拉	1
休喀拉	89
欧托罗悉	229
参考文献	337
解说 / 卧斧	
以记忆为主味备宴——关于《涂佛之宴——宴之支度》	339



◎ 哇伊拉
不詳







那名女子的脸左右对称，皮肤具有半透明的质感，一双眼睛如同玻璃珠般清澈，却也如同玻璃珠般空洞。面对女子的人，无不被她那双眼睛吸引，不久后被一股难以言喻的感情所驱策，情不自禁地垂下头去。因为那双瞳眸格外令人印象深刻，强烈地吸引看到的人，却也同时强烈地拒绝看到的人。

女子刻意保持面无表情。她冷漠得甚至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人觉得即使就这样朝她的胸口捅上一刀，她一定也不会显露出一丝痛苦的神情，就这样死去。

视线从女子身上移开。

熟悉的房间。

看腻的景色。

其中的异物——女子。

——对。

她长得就像我小时候一直想要的赛璐珞洋娃娃——中禅寺敦子心想。

穿着轻飘飘的洋装、有着一头金色髻发的洋娃娃。

敦子曾经渴望得到。

但是……敦子当时离开父母亲身边，寄养在熟人家里，就算撕破嘴巴也不敢要求那种奢侈品。

——我从那么小的时候……

从那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敦子望向女子。于是女子愈看愈像那个洋娃娃。和洋娃娃不同的，只有那头光泽亮丽、刚洗好的漆黑直发而已。赛璐珞女子穿着敦子的睡衣，睡在敦子的床上，望着窗外。不，或许她在凝视夜晚的室外。

敦子再次望向女子的瞳孔。

玻璃珠中的虚空。

敦子停止注视。

“这个房间……”

“咦？”

“这个房间很好。”女子说。

“是吗？”

这个房间毫无装饰，枯燥乏味。

“非常棒。”女子说。敦子笑了。

“乍看之下像是文化住宅〔注〕，不过很旧了。外观看起来时髦，是因为这里原本是画家的画室。那位画家战后不久就横死了……啊，对不起，这个话题让人不太舒服。”

女子说不要紧。她还是一样面无表情，但说话口吻非常柔和。

“呃……听说一直没人要租，大家都觉得很可怕，不过我对这种事不太在意，所以……”

“我也不介意。”女子说道。

“是吗？所以虽然这是独栋住宅，租金却很便宜……”

敦子重新环顾自己的房间。

只是一间宽广的木板地房间。床、书桌、小餐桌、小流理台，书架、餐具柜，敦子在这个房间生活起居。原本寝室在另一间房间，但她没有使用。她把迁入时前任屋主所留下来的家具——画布和石膏像等等——全都收进里面，后来就再也没有动过。

前任屋主是怎么死的，敦子并没有听说详情，不过寝室的墙壁上染满了无数分不清是颜料还是血迹的斑点，就算是敦子，也不想睡在那里。

她在三年前找到工作时租下了这里。

决定的理由是，这里虽然小，但附有浴室。她预料到新工作会让作息变得不正常。尽管想参与社会生活，但敦子不愿意牺牲入浴的享受。

但是结果敦子还是跑去澡堂洗澡。因为一个人独居，在家泡澡太不经济了。而且购买燃料也非常麻烦。

她告诉女子这些事。

“很奇怪吧？微不足道的便利性，竟然胜过了恐惧。我就是……这样的女人。”

“一点都不奇怪啊。”女子的声音还是一样温柔。“话说回来……真的可以吗？麻烦你这么多……还借用了浴室……”

“哦……”敦子简短地应声。“请不要在意。我一个人的时候很随便……但是有客人的时候，至少……”

“我……不是什么客人。”

“可是……你救了我。”

“救了你……”女子说到这里，沉默了。

蛙鸣响起。

“这一带……是什么地方？”女子问道。

敦子回答：“是世田谷区上马町。”女子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这地方……好安静。”

“这里是战前大为流行的所谓田园住宅区，地利虽好，但踏进来一看，却什么也没有……不过我也都是回家睡觉而已。”

“不会……不安全吗？”

注：指大正中期以后流行，纳入西洋生活形态的住宅形式。

“是不安全。”敦子答道。“不过……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所以……”

“可是……”

——白天那些人……

的确，他们可能会袭击这里。对他们来说，要查出敦子的住址易如反掌。话虽如此……

——他们会做到这种地步吗？

敦子不这么认为。

白天那件事，应该只是偶然狭路相逢，如果他们是计划性报复，应该会先袭击编辑部才对。可是……

如果不想惊动警察，对方也可能针对个人攻击。比起袭击出版社，袭击个人住家，更容易隐蔽袭击的意图。就算敦子在家中遇袭，视情况，也可能被当成单纯的暴徒侵入事件处理。

——那么……

这里或许很危险。

女子望向敦子。“你……一个人住吗？”

“嗯，家兄和家嫂住在中野……双亲住在远地。我……和家人没什么缘分，家人分散各处……”

敦子从来没有与家人团聚生活过。

并非一家人感情不好，也不是经济上有问题，只能说是没有缘分。

年纪相去甚远的哥哥在七岁时由祖父收养，敦子也在七岁时被寄养在父母京都熟人——嫂嫂的娘家，各自被他人养育成人。敦子出生时，哥哥已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敦子在八岁的夏天才第一次见到哥哥秋彦。后来，敦子在祖父过世那一年到东京投靠哥哥，但碰

上战争疏散等状况，结果只和哥哥共同生活了半年。

不过，敦子寄住的京都家里，把敦子视如己出，而敦子视为姐姐仰慕的人，后来也成了自己的嫂嫂，所以敦子从未感觉到孤独或不幸，只是家庭的成员并没有血缘关系而已。而且敦子觉得就算双亲不在身边，也都还健在，那样的话，亲子之情还是一样的。想来，敦子那种说好听是独立，说难听是相互依赖性极低的人格，确实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

“你不寂寞吗？”女子问。

寂寞——这种心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敦子思考。若说寂寞，她一直很寂寞，若说不寂寞，今后一定也不会觉得寂寞吧。

她想来想去，答道：“虽然危险，但我不觉得寂寞。”

女子没有答话，微微地垂下视线说：“我……很寂寞。”

“你也是……一个人吗？”

女子点点头。

虽然仍旧是面无表情——但看起来很悲伤。

就算不必无谓地收缩或放松脸部肌肉，也能够表现出感情。文乐〔注一〕人偶和能面具〔注二〕也一样，这些假面具原本应该没有表情，却能够演出丰富的感情，不是吗？

“我也一直是一个人。”女子重复道。

“一直……”

“当我发现时，已经是孤身一人了。后来就一直是一个人。”

注一：文乐为日本传统木偶戏，配合三味线演奏，以人偶演出净琉璃口白中的剧情。

注二：能即能乐，为日本传统戏剧，演员戴上能面具演出，以细致的动作表现内心情感。

“你……”

敦子到现在仍无法开口询问女子的名字。

请她到家里、请她用餐，甚至预备让她留宿一夜，敦子却连女子的名字、身份，什么都不知道。若说不小心，确实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小心的了。

眼前的发展，是敦子平素慎重过头的个性完全无法想像的。

——可是……

女子救了敦子。

——就算这样……

也不表示就可以信任。敦子对女子一无所知。而且白天的事，也难保这名女子没有参与其中。只要怀疑，可疑之处多得是。不……这个女子显然可疑，可是……

敦子望向女子的眼睛。

半天前……

敦子人在银座。

她才刚完成采访。今天是日本哥伦比亚公司在日本桥高岛屋举行国内第一次彩色电视公开试播的最后一天。

敦子在《稀谭月报》这本杂志的编辑部工作。光看杂志名称，似乎是一本可疑的糟粕杂志，但其实十分正派。杂志的卷首写道：

本志创刊之宗旨——本志致力以理性的角度剖析古今东西愚昧之谜团，欲以睿智之光芒断然扫除名为不明之黑暗。

易言之，即以科学及现代的观点，重新审视并揭露神秘事件、不可思议的流言、怪奇现象等所谓的谜团。

真是狂妄的想法。

不了解就是愚劣——这样的想法是单方面且充满歧视性的，也是启蒙主义的，令人厌恶。

这和高鼻子优于塌鼻子、白皮肤优于黑皮肤是一样的思想，与霸道地踏入未开发地区，高举文明大旗，对原住民教育洗脑、殖民地化的行为很像。无知即是愚劣——这种说法原本就不成立。而且不管知不知道，世界也不会有所改变。

——但是……

老实说，那种见解敦子也不是不明白。

因为敦子自己就是那种人。

她不认为无知就是愚劣，但是失去睿智，敦子恐怕都无法呼吸了。所以敦子暗暗地厌恶无知。例如，即使叫她选择苹果和橘子当中喜欢的一样，她也会先想理由。原本喜好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没有理由，敦子就无法决定。为了作出决定，她需要知识，需要逻辑。对敦子来说，睿智是生命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事物。

——无聊。

敦子连喜好都没办法自己决定。

脑袋上方总是盘旋着逻辑和伦理，敦子时时刻刻都在请示着它们，度过每一天。没有逻辑的神谕，她连眨眼都不行。

敦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有时她连自己都厌恶。

即使如此，她还是喜欢这份工作。

她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己。

说起来，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谜团了。用不着小岛国的杂志挺身而出，世界早就为自己的不明而耻，黑暗不断地遭到驱逐。以风

驰电掣的速度，夜晚变得炫目，人类变得聪明，未来变得光明。所以根本轮不到《稀谭月报》出马。

最近的报道几乎都是重新解读历史，或重新定义犯罪在社会科学上的位置，以及科学发达的最新消息——愈来愈偏向这类即使扔着不管，也会有人报道的题材。

今天，敦子学到了彩色电视机的原理。

她觉得，知道了又能如何？但是敦子还是觉得非常有趣。虽然并不特别感兴趣，但她听得十分认真。尽管也不是听了就会制造电视机，好奇心还是会被勾起。

开发者热烈地讲解着。

总觉得好羡慕。

半个月前，敦子去兵库参观科学博览会时也是。科学突飞猛进、技术不断革新、光辉的二十世纪——每个人的眼睛都熠熠生辉，连呼着：“太美好了，太美好了！”

敦子……也这么觉得。

但是冷静想想，她忍不住怀疑：这样真的美好吗？公关部小姐说，核子能源是支撑下个世代的梦幻能源。毫无疑问必定如此吧。

但是短短八年前，夺走了众多人命的，不也是核子能源吗？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一定会让人类幸福。原子弹绝不是美好的事物，虽然不美好，但原子弹不也是科学的成果之一吗？

——可是……

即使如此，敦子还是觉得科学很有趣。她明白负面的成分，却仍然觉得核子能源很棒。

这一定与人类的幸与不幸毫无关系。对科学来说，科学进步本身是美好的。所以科学家根本没有考虑到人类，他们只会思考科学

而已。要不然科学是发展不来的。

是受惠，还是受害，端视使用者的裁量。

——一定是如此。

敦子这么想，更厌恶自己了。

敦子就是那种会对科学家所述说的逻辑思考过程大为心醉的人。至于那样的思考会造成什么结果，对她来说一定是次要的。

——例如……

假设有一种新型杀戮武器被开发出来了，敦子对这个武器不可能有好感。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这个武器的构造之卓越前所未见——那么对于这个部分，敦子应该会感到有趣。

对照道德伦理来看，这样的想法显然太轻浮了。不管它的逻辑有多么卓越，如果用途只限于杀戮，就不应该觉得它有趣。即使如此，敦子仍然无法禁止想要浸淫在逻辑乐趣中的欲望。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是一种想要摆脱现实的欲望。

她有时候也会这么想。

逻辑不讲情分，毫不留情；不会扭曲，也不会伸缩；既不悲伤，也不好笑。拥有的只有累积毫无转圜余地的过程的喜悦，以及达到充满整合性的结论时的欢喜，没有一丝空隙。她觉得……太完美了。

现实不可能结出形状如此完美的果实，现实的世界不安定、不合理、马马虎虎。

逻辑、概念这些东西，说穿了就是非经验性的事物，这些普遍是由纯粹的思索中导出，是非经验性的。换言之，并非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

追根究底，敦子只是对非经验性的理想世界怀抱着强烈的憧憬——她逃避着经验性的社会——罢了。